

讀書叢札

吳小如著

讀書叢札

讀書札

戊午
遷
燦



書 名：讀書叢札

著 者：吳小如

出版者：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 450 號

印刷者：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 75 號

1982 年 1 月初版

© 1982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ISBN 962 231 304 3

讀書叢札

目錄

一 經史叢札

《左傳》叢札

- 前言〔二〕 說「風馬牛」〔二〕 說「薄而觀之」〔八〕 說「奉匱沃盥，既而揮之」〔一二〕 說「廣而儉」〔二四〕 說「羊斟不與」〔二七〕 說「鉅魔觸槐」〔二四〕 說「翳桑」〔三〇〕 說「宦」〔三五〕 說「分」〔三八〕 說「形民之力」〔四二〕

《論語》叢札

- 前言〔四八〕 說「學而時習之」章〔五〇〕 說「三省」與「傳習」〔五九〕 說「無所取材」〔六三〕 說「顏淵季路侍」章〔六六〕 說「吾與點也」〔七六〕

《曲禮》《檀弓》叢札

《史記》叢札

- 前言〔一一七〕 侯公名字〔一二七〕 桃侯封地〔一二八〕 譙門〔一二二〕

扶而去之（一二四） 開阡陌（一二五） 徧贊賓客（一二九） 紀傳名字稱謂（一

三一） 明道德之廣崇（一三八） 皮面決眼（一四四） 高材疾足（一四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贊》簡釋（一四八） 滑稽（一五一）

二 古詩叢札

詩三百篇臆札……………一五四

前言（一五四） 駁《葛覃》爲怨詩說（一五五） 荊苒（一五八） 甘棠（一六二）

靜女（一六三） 伐檀（一六五） 碩鼠（二七〇） 蒹葭（二七二） 小旻

（二七四） 畔援、伴奂、判渙（二七五）

附：關於《詩經》訓釋的幾個問題（二七七）

古樂府臆札……………一八三

前言（一八三） 戰城南（一八三） 陌上桑（二八五） 東門行（二八五） 隴

西行（一八六） 豔歌行（一八七） 焦仲卿妻（一八八） 羽林郎（二八九）

釋「蹀座」（一九二） 木蘭詩（一九五）

《彈歌》淺釋……………二〇〇

《擊壤歌》探源……………二〇三

說漢詩《枯魚過河泣》……………二〇九

說《扶風歌》「惟昔李鸞期」……………二一一

三 唐宋詩叢札……………二二二

前言〔二二二〕

說王之渙《登鸛雀樓》……………二一四

說李白《早發白帝城》……………二一七

說王維《老將行》〔今日垂楊生左肘〕……………二二〇

說韋應物《長安遇馮著》詩……………二二三

說韓愈獵詩《雉帶箭》……………二二六

柳宗元的山水小詩——《江雪》……………二二九

白居易詩貳札……………二三四

前言〔二三四〕 《觀刈麥》〔三三五〕 《宿紫閣山北村》〔三三五〕 《采地黃

者》〔三三六〕 《新製布裘》〔三三七〕 《輕肥》〔三三八〕 《買花》〔三四

〇〕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二四六〕 《琵琶行》〔二四九〕 《問劉十九》

〔二五〇〕 劉十九非劉禹錫辨〔二五二〕

說「推敲」……………二五四

附：關於「推敲」故事的出處〔二五六〕

《渡桑乾》的作者……………二五八

王安石詩臆札……………二六〇

序言〔二六〇〕 王安石的三首小詩淺釋〔二六一〕 王安石是「想當然」嗎？——談

「一鳥不鳴山更幽」——〔二六五〕 王安石詩的用字〔二七〇〕 關於王安石的「春

風又綠江南岸」〔二七五〕 王安石的《促織》〔二七八〕 王安石《出塞》、《入塞》

二詩釋義〔二八一〕

談范成大的一首詩——注釋爭鳴一例……………二八四

長短句叢札……………二八八

前言〔二八八〕

讀詞臆札……………二八九

舊說李白作〔菩薩蠻〕〔二八九〕 舊說李白作〔憶秦娥〕〔二九二〕 溫庭筠〔夢江

南〕二首〔二九三〕 晏幾道〔臨江仙〕〔二九六〕 秦觀〔踏莎行〕〔郴州旅舍〕〔二

九九〕 李清照〔聲聲慢〕〔三〇二〕 姜夔〔揚州慢〕〔三〇五〕

附（一）說李白〔菩薩蠻〕〔三〇八〕 附（二）溫庭筠的〔夢江南〕二首〔三一二〕

長短句臆話……………三一五

說李煜〔子夜歌〕（即〔菩薩蠻〕）〔三一五〕 說晏幾道〔鷓鴣天〕〔三一六〕 周

璠乎？諸葛亮乎？——蘇軾〔念奴嬌〕中的「羽扇綸巾」指誰？〔三一九〕 說「明月別

枝驚鵲」〔三二二〕 說辛棄疾〔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三二三〕

附：說馬致遠〔天淨沙〕《秋思》〔三二六〕

讀詞散札

讀詞散札續稿

五
詞語叢札

釋「來」〔三四五〕

釋「株」〔三五〇〕

釋「標準」三三三

釋「落」三

五五] (附錄一：關於

於「落」字的訓釋答玉青（也釋「落」）〔三五八〕

附錄二：也釋

【落】【三六二】

附錄三：訓詁、文法與音韻——以「落」字的訓釋為例（三六四）

釋「光陰」〔三六七〕

釋「臥薪」〔三七二〕

釋「題橋人」

(附：題橋故事考〔三七六〕)

釋「劍界」〔三七九〕

釋「哥」三八二

釋「煖」、「饒」三三三

釋

〔鉋〕、〔刨〕、〔耜〕、〔培〕、〔跑〕〔三八五〕

釋「平話」〔三八九〕

釋

〔錄〕〔三九四〕釋〔形〕〔三九五〕

釋「頃」——論辛棄疾一一六七年「潛入金

國」說之不可信〔三九六〕

六 字義叢札

小序〔四〇〕

拾
齡
〔四〇二〕

信〔四〇二〕

棧槽帳襖四〇六

膝澄〔四二〕

擎 紮 繁〔四一四〕

携操摻四一八

檳
榔
一
匹

三
款

〔四二二〕

駁 敵 磕〔四二六〕

冊貫攢遺〔四〕

二八

冻渣〔四三八〕

淮準滙〔四三八〕

渡 滿 幟 膽 〔四四二〕

淨淨靜〔四四七〕	炯 赫〔四五三〕	笨 体 体〔四五五〕	缸 瓶 壘
瓠 甌〔四五八〕	胖 降 胖 彫〔四六三〕	腰 鬢 稟 糜 嬾〔四六五〕	
苴 蒞〔四七〇〕	黏 黏〔四七六〕	茶 茶 塗〔四七七〕	蕩 場 趟 踢
〔四八五〕	釋 祖〔四八九〕	開 關 閉 闔〔四九二〕	陪 培 倍 俪 備
〔四九八〕	黏 呢 尼 爾〔五〇五〕	黠 點〔五〇七〕	
七 讀書雜考			五一

關於王昭君問題的讀書札記〔五一二〕	說《辨姦論》真偽問題〔五二二〕	秋瑾烈士
生年考〔五二五〕	《吳研人傳》和《研人十三種》〔五二九〕	祭竈小談〔五三三〕

【錦標】考略〔五三六〕

八 枚乘《七發》《文選》李善注訂補	五三八
九 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一）摭遺	五五九
十 讀錢南揚校註《琵琶記》札記	六三五
十一 讀楊樹達《長沙方言考》、《長沙方言續考》札記	六四三
十二 讀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札記	六八四
十三 桂馥《札樸·鄉言正字》「身體」、「飲食」、「服飾」篇箋證	七一五
後 記	七四九

一 經史叢札

《左傳》叢札

前言

我從小並未很好地讀過《左傳》，充其量只是把《古文觀止》上面所選的《左傳》的文章讀會了而已。上高中時，開始較正式地接觸這部歷史文學鉅著。但當時所用的本子只是坊間通行的《杜林左傳》，連《春秋左傳詁》也是後來纔看到的。一九五六年，爲北大中文系進行《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的注釋工作，這纔較多地讀到一些有關《左傳》的書，主要是前人關於注釋訓詁方面的著述。當時爲了方便，總是翻檢日人安井衡的《左傳輯釋》和竹添光鴻的《左氏會箋》。《輯釋》較謹嚴而稍簡略，《會箋》雖詳博而不免有疏漏之處。特別是《會箋》，在引用前人成說時十之八九不注出處，而且引文隨意增減，殊欠謹嚴。爲了去覈對引文，往往要翻檢更多的書籍，有時比直接檢讀原書還要費事。但這倒使我積累了一點材料。又因那本注釋屬於教材性質，不宜把材料過多地寫進去，而且自己有些意見也並不成熟，更不宜冒昧從事，於是便在工作進行的同時寫了一些札記。五十年代的中學課本是

選入一些《左傳》的名篇的，對課本中某些注釋感到有問題時，札記中也順便談到。一九五七年收入拙著《讀人所常見書日札》中有關《左傳》的札記共六篇，出版以後，發現可補充的材料還有不少。後來由於講授《歷代散文選》這門課，在六十年代又續寫了一些，現在擇其考慮較成熟、材料較現成的共十篇，列於《叢札》公開發表。只緣自己學力很差，近年來又專門從事「打雜」工作，再沒有坐下來用功的耐性，所以對這幾篇札記依然感到不甚滿意。將來有機會，當更深入地進行學習，並注意參考時賢根據大量出土文獻而發表的新論證，或許能寫出更有分量的札記來。只是時不我與，體氣就衰，意與日去，力不從心，惟有急起直追耳。一九七八年初夏題記。

說「風馬牛」

《左傳》僖公四年記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武王因而派了使臣，代表他本人去質問齊桓公道：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風馬牛不相及」一語，數千年來衆口相傳，已經家喻戶曉。但究竟怎樣解釋，還值得仔細斟酌。這裏有兩個問題：一是「風」字在這裏究應作何解釋，二是「不相及」究指什麼情況而言。當然這兩者之間又有聯繫，弄清一個問題，另一個也容易解決了。

先從「風」字的訓詁談起。杜預注此句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孔穎達疏云：「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考《尚書·費誓》有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賈汝。」

孔穎達《尚書正義》：「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從兩段孔《疏》中可以知道，賈逵、服虔都是以「風」訓「放」，並確指「牝牡相誘謂之風」的。然杜注實兼採鄭玄說。《史記·魯世家》引《臆誓》（即《費誓》）「馬牛其風」一語，《史記集解》引鄭玄說：「風，走逸。」即杜注所本。於是自孔穎達以下（包括宋人林堯叟及其他後儒），都把「放」和「走逸」兩訓合而爲一。如孔所謂的「放佚」，即杜預所說的「風逸」。但這些注家同時却把「牝牡相誘謂之風」的解釋同「放」的詁訓分開，認爲「馬牛風佚」乃是「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這一種講法到清儒焦循的《左傳補疏》中，就說得更爲清楚：

循按：《費誓》「馬牛其風」，鄭注訓「風」爲「走逸」。《釋名》：「風，放也，氣放散也。」《詩·北山》「出入風議」，《箋》亦云：「風，猶放也。」是風爲放逸之名。馬牛各有羈繫，不越疆界，惟放縱走逸，則可越界而行。上言「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並不連疆接境，雖放馬牛，使之走逸，斷不相及。言楚之馬牛雖逸，不能入齊地；齊之馬牛雖逸，不能入楚地；言其遠也。故

下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至因牝牡相誘而逸，此風之由耳。《呂氏春秋》：「乃合羣牛騰馬，游牝於牧。」高誘注云：「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風合」，當亦謂放之使合。杜以馬牛風逸爲末界微事，未得《傳》意。（僖公）二十八年：「（晉）中軍風於澤。」亦是馬走逸於澤。杜言「因風而走」，亦未是。（卷二）

焦氏徵引雖詳博，解釋却未必精確。劉壽曾於《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此書署劉文淇著，文淇是壽曾的祖父）中引焦說，然後加按語道：

焦駁杜說是也。其謂牛、馬相誘由風，則與賈、服說不合。惠棟（按，指棟所著《春秋左傳補注》）亦引《呂氏春秋》，解之云：「其說與賈侍中蓋同，漢儒相傳有是說也。《尚書》云：馬牛其風。」按，惠說是也。《北魏書·崔敬邕傳》：「除管州刺史，庫英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謝。」「因風入境」，猶言因放入境。正用賈、服說。《廣雅·釋言》亦云：「風，放也。」朱駿聲云：「風讀爲放，聲之轉也。」杜注「馬牛風逸」，釋爲「因風而走」，其誤與焦同。蓋與「晉中軍風於澤」同說。……

照我的看法，賈、服之所謂「風，放也」，這個「放」並非「走逸」或「放散」的意思，而是一個專門術語，如用現代漢語來說，可能是指「發情」或「春情發動」一類的意思，其具體內容即爲「牝牡相誘」，其義大約與「放肆」、「放浪」或「放蕩」等詞相近。關於這一點，惠、劉二氏也還不免含糊其詞，倒是高誘在注《呂覽·季春紀》時所說的「風合之」一語比較能說明問題。「風合之」並非

如焦循所說的「放之使合」，而「風」本身就是「合」，就是「牝牡相誘」而「合」。所以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卷七在引述《呂覽》和高誘注之後，加上一句「風，合也」，還是比較妥當的。

至於「風馬牛不相及」一語的具體解釋，也是言人人殊。宋馬永卿《懶真子》卷五有一則云：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下略），注云：「馬牛之風佚，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然注意未甚明白。僕後以此事問元城先生（按，指劉安世），曰：「此極易解，乃醜詆之辭爾。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離，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僕始悟其說，即《書》所謂「馬牛其風」。注云：「馬牛其有風佚。」（按，此注指《僞孔傳》。）此兩「風」字，同爲一意。清江永《羣經補義》卷二云：

《費誓》：「馬牛其風。」《左傳》：「風馬牛不相及。」皆以牝牡相誘爲風。楚人意謂：邊境相近，則馬牛牝牡相誘可相及，或有牝隨牡、牡隨牝而之彼之此者；若齊與楚絕遠，雖風馬牛亦不能相及。語意甚明。……（原注：觀《淮南子》塞馬失馬之事可見。）

這些說法都是根據《費誓》來解釋《左傳》，認爲「不相及」是兩地相隔甚遠，雖馬牛牝牡相誘，亦無從越境。看上去似無疑義，其實還隔着一層。日人竹添光鴻在《左氏會箋》卷五中曾說：

或謂，此（按，指「風馬牛」一語）言相去之遠。夫既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言遠極矣；何必待更言「風馬牛」而後始知其遠哉！

《會箋》釋「不相及」雖未必正確，但這一反問却很有力。因知「不相及」並非知地域相距之遠而云

然也。近人錢鍾書氏在其早年所著《談藝錄》一書中，有一則論黃庭堅詩，曾談到這個問題，我以為相當精闢。現鈔錄如下：

（黃庭堅）《戲答王定國題門兩絕句》之二云：「花裏雄蜂雌蛺蝶，同時本自不作雙。」天社引李義山《柳枝詞》云：「花房與蜜脾，蜂雄蛺蝶雌。同時不同類，那復更相思。」按斯意義山凡兩用。《閨情》亦云：「紅露花房白蜜脾，黃蜂紫蝶兩參差。」竊謂蓋漢人舊說。《左傳》僖公四年：「風馬牛不相及。」服虔註：「牝牡相誘謂之風。」《列女傳》卷四《齊孤逐女傳》：「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崔篆《易林》「大有之姤」云：「殊類異路，心不相慕。牝豕牡豕，鰥無室家。」又「革之蒙」曰：「殊類異路，必不相慕。牝牛牡豕，獨無室家。」《論衡·奇怪篇》曰：「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慇懃。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與合者，異類故也。」……馮浩《玉谿生詩詳註》於此詩未嘗推究本源，……天社亦不能求其朔也。（開明書店一九四八年初版，第十一頁。）原來《費誓》的「馬牛其風」和《左傳》的「風馬牛不相及」，意義還不盡相同。《費誓》是說或牛或馬，往往有牝牡相誘的情形；而男女奴隸，也可能相偕同逃。而《左傳》却是指牝馬與牡牛，或牡馬與牝牛，雖值發情，也互不相干。楚王之意，正是說兩國地域相隔既遠，而彼此又素無瓜葛，猶如牝馬牡牛之互不相及（「風」本是動詞，在這裏作狀詞用，句謂「發情的馬和牛是互不相干的」）。言外喻齊國的借題發揮，遠侵楚境，是毫無道理的。劉安世所釋雖去《傳》意尚隔一間，但他却指出這是「醜詆之辭」，其領會文義已勝杜預、孔穎達不啻一籌了。

附記一：劉氏《左氏傳舊注疏證》所引朱駿聲說，見其所著《春秋左傳識小錄》。其解「風馬牛」爲「因風而走」，雖沿襲僖公二十八年「晉中軍風於澤」的杜注，實亦受宋人影響。如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三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俞文豹《吹劍三錄》也說：「嘗見父老云：牛馬見風則走，牛喜順風，馬喜逆風。」似皆受杜注影響而發的逞臆之談。至於僖公二十八年的《傳》文是這樣的：「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這不過是說晉國的中軍在大澤中遇到了風，把軍旗丟失了而已；而杜預却在「風於澤」的下面注道：「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竹添光鴻在《左氏會箋》卷七中駁杜注道：「《傳》無「牛馬」二字，杜何以知失牛馬？蓋因「風馬牛」之語，妄造此說耳。」可見杜預真是添字解經的能手，難怪隋代的劉炫在《春秋規過》中即已對杜注進行駁難了。（劉說見孔穎達《正義》引。）

附記二：我以爲，漢人如賈、服等對「馬牛其風」、「風馬牛」的「風」字的解釋，確有實際語言根據，並非臆造。這從後世語言中亦可得到佐證。如我們常說的「風流」（如「風流儒雅」、「名士風流」）、「風情」（如《北山移文》所謂的「風情張日」）等詞，本來都是正面的褒義辭，但後來却都派生出與男女情愛或男女作風有關的意義來，並多少帶一點貶義的味道。前者如《西廂記》所謂的「五百年風流孽冤」；後者如李煜《贈宮人慶奴》詩：「風情漸老見春羞。」柳永《雨霖鈴》：「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等等。至於「風騷」、「風韻」等詞，原與男女情愛或作風毫無關涉，結果這些詞的意義也被扯到形容男女情愛或作風方面來了。這顯然由於「風」字的涵義與這一方面有聯繫的緣故。到了宋代，還有「風懷」一詞，如晏殊《類要》有「左右風懷」之說（見元人方回《瀛奎律髓》引），清人朱彝尊還寫過《風懷二百韻》的詩。所謂「風懷」，正指兒女情懷，則「風」字的詞義和用法更與古義相近。此外，古人每以「風」與「瘋」字之義相通，今人也還有「風男人」或「風女人」的說法。其實這並非指男人或女人神經錯亂，而是指因性心理變態而行動放蕩顛狂。我疑心這也與「風馬牛」的「風」字詞義有關，不得以文獻無徵遂遽加否定也。

說「薄而觀之」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重耳出亡始末，提到重耳到了曹國，「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這裏的「薄」字有兩種解釋。一種作「迫」解。杜注：「薄，迫也。」孔穎達《左傳正義》：「薄者，逼近之意，故爲迫也。」宋人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讀直解》（注）云：「肋骨合比，非赤體不可見，故欲觀其裸。伺重耳就浴，迫近而觀之。」都是引申杜注的。另一種則把「薄」當作名詞，即今之簾子。陸德明《經典釋文》：

「薄」如字。《國語》云：「薄，簾也。」

這裏所說的「《國語》云」，據洪亮吉《春秋左傳詁》的意見，當是賈逵的舊注，「《國語》下脫「注」字耳」。檢《國語·晉語四》，也有這件事的記載，文字與《左傳》有些不同：

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韋昭注：「謀，候也。微，蔽也。薄，迫也。」）

這要比《左傳》敘述得詳盡些，似更接近事實。據孔穎達《正義》，知韋注釋「謀」、「微」二義本

（注）此書北京大學藏有善本，單行，非與杜注合刻者。